

綦河新西岸

□王治刚

綦河在南州广场下方拐了个弯，西岸便多出一片开阔地。自从这里新建江边广场后，午饭罢，我常去溜达。

广场的确大，来回走上一圈，起码需半小时。草坪厚实，边上种着一排小叶榕，葱葱郁郁，撑开一把把巨伞。场内还有一处避雨棚，雨棚呈淡黄色弧形，造型别致，立在广场上毫无违和感。

鸟雀在榕树间翻飞，欢快地吟唱。有只胆大的，竟落到木凳扶手上，歪着脑袋瞅我，黑豆似的眼睛亮晶晶的。我停住脚，它也不飞，只原地跳了两跳，忽然“啾”的一声蹿上枝头，还不停啼鸣，像是故意逗我。

每隔十来米，临江一侧便摆放一张木质条凳。这会儿不少条凳上都坐着人。一对老两口坐在凳上听音乐，机子是老式录音机，循环放着林翠萍的曲子。老太太脚尖轻轻打着拍子，老

头脑袋一点一点的，不知是犯困睡着了，还是听得入了迷。邻凳几位大妈聊得热火朝天，时不时爆出一阵脆生生的笑声，仿佛心底所有烦闷都随笑声散尽。

我踱到护栏边，凭栏眺望綦河。前几日刚涨过水，河水绿中泛黄。早些年发大水，洪水能漫上半条街道；如今堤坝修好，河水温顺了不少。眼下江水缓缓流淌，对岸奥源水晶城的高楼倒影落在水面，随波纹轻轻晃动。为保护水源，河面早已禁止船只通行。我忽然想起上游旧渡口，从前我曾带孩子坐过摆渡船，船老大一声吆喝，一船人晃晃悠悠渡到对岸。

正兀自出神，身后传来脚步声。回头一看，一名中年男子牵着小女孩。小姑娘扎着两条小辫子，猛地挣开父亲的手，跑到栏杆旁踮起脚尖朝下张望。“爸爸，江里有鱼！”她高声喊道。我顺着她的视线看去，眼前只有粼粼水波，压根

看不见鱼的踪迹。可孩子说得那般笃定，竟让我恍惚觉得水下真有游鱼。江里本就有鱼，等再过几日江水变清，这里便会挤满垂钓的人。

转身往回走，抬眼一望，我不由得心头一惊：往日斑驳的石壁全然变了模样。从前石壁灰蒙一片，爬满青苔；如今修缮一新，清爽整洁。石壁旁新修了宽阔楼梯，直通上方大路。这里从前原有一栋三层商场，商场早已拆除，步道倒是方便了往来行人。登高回望，綦河流域日夜不息，带走了旧时渡船，褪去了石壁青苔，却将这片休闲广场留在岸边。

一座小城有了江边广场，好比民居有了堂屋，总让人忍不住过来走走、坐坐。江水日夜奔流，广场静静伫立，日子就这般不紧不慢向前走。不知几十年后，当年那个大喊江中有鱼的小姑娘再站在此处，又会遇见怎样一番景致。

父亲和他的旱烟

□张绍琴

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从我记事起，他就爱抽旱烟。父亲身上总有一股旱烟味，那味道浓烈，带着几分辛辣，像秋天傍晚烧秸秆时的烟雾，裹着土地干裂后的气息。

每天傍晚，父亲从地头回来，舀水洗净一把脸，洗去手脚上的泥，便坐在家中那把有靠背的竹椅上。

父亲撕下小半张挂面纸，从荷包里掏出烟杆和烟袋。烟袋中装着自栽自烤的金黄色的烟叶。父亲习惯先将烟丝凑近鼻孔深吸一口，父亲说这样能闻出烟丝的好坏：好的烟丝有一种特有的香味，不好的烟丝闻起来有一股“哈喇味”。在逐渐暗下来的天光中，父亲将一撮烟丝放在摊开的挂面纸上，卷成比粉笔略粗略短的小卷，塞进烟斗，用大拇指压实，然后将烟杆衔在口中，抽一根干树枝伸进灶膛，“嗤”地点燃，赶紧吧嗒几口，等烟燃旺了，才长长地吸一口，再缓缓吐出。烟圈一点点散开，整个屋子弥漫着一股辛辣而呛人的味道。父亲靠在椅背上，眯着眼，仿佛在一吐一吸间，一天的劳累随着轻烟一点点散去。

在城里安家后，父亲跟着进城。自以为拥有话语权的我开始理直气壮地反对父亲抽烟，理由是烟盒上印着的“吸烟有害健康”。父亲痰多，不时咳嗽，我便给他讲尼古丁、讲焦油含量、讲吸烟刺激喉咙加重咳嗽，讲吸烟和肺癌的相关性。父亲“嗯”了一声作为回应。我以为自己已经将利害关系讲得很清楚，父亲一定会戒。

我的理由冠冕堂皇，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我知道。初入城后的我急于洗去身上的“土”味，将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父亲身上的旱烟味，他的烟斗、烟袋，都是我想藏起来的印记。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父亲戒烟了。我得意地对母亲说，家中好久没闻到烟味了，看来抽了几十年旱烟的爸爸这次终于下决心戒烟了。母亲投来同情又带着嘲讽的眼神：“你信不嘛？他

一直都在抽！只是没让你看到。”

果然，没过几天，我在街上远远地碰到父亲，他正叨着烟斗怡然地踱着步。我叫了一声“爸爸”，他愣了一下，迅速取下烟斗往身后一藏。我经过他身旁时，他依然将手背在身后，面朝我，问我去哪儿。回头再看他时，他已将拿着烟斗的手移到了身前。还有一次，正抽烟的父亲被我碰上，匆忙间他将还没有灭尽的烟斗塞进衣兜。事后母亲又气又笑地说，到家了才发现，衣服都被烫出一个小窟窿。有时我坐在客厅，不经意间闻到一股旱烟味，我以为楼上或楼下谁家有人抽烟。母亲笃定地说：“准是你爸爸又躲在卧室抽烟。”我悄悄将父亲的卧室门打开一道缝，果然看见他趴在窗台上，吧嗒声中，一缕缕青烟升腾，又飘散开来。

为了照顾我的情绪，父亲一直躲躲闪闪地抽烟。我常常无可奈何地跟朋友发牢骚，说父亲顽固、不听话。朋友说了一句话，让我不好意思再抱怨。他说，对于抽了大半辈子旱烟的老人来说，突然戒烟反而可能打破身体的平衡，如果没有出现明显的器质性病变，心情愉快也许比戒烟更重要。

儿子上中学时，我们搬到离学校近的新居，父母仍住在老房子。母亲在电话中说：“这下没人管他了，你爸抽烟可自在了。”

父亲今年82岁了。前些日子我去看他，他正坐在阳台的凳子上卷烟。我搬了一根凳子坐他对面，他看了我一眼，说：“过来了。”低头继续卷烟。我和他唠老家，唠亲戚，父亲吧嗒着旱烟，脸上露出少见的安详。父亲吸完最后一口旱烟，在花盆沿上磕掉烟灰，对我笑笑，将烟斗收进衣兜。父亲的笑容让我明白，抽旱烟是父亲和自己相处的方式，是他在这世上为数不多的、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光。

我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终于学会不去剥夺父亲的自由。

守得一缕文心

□罗玉彬

初夏午后，浅眠初醒，微信提示音轻轻划破一室静谧。老同学发来邀约：来版画院喝茶。离开故土三十三载，此番归乡，心中本就百感交集，听闻邀约，当即欣然应允。

重回綦江，熟悉与陌生始终交织缠绕。街巷格局、风土人情依稀是记忆里的模样，周遭人事、市井光影却早已悄然变迁。尤其是近二十年城市飞速发展，陌生之感反倒更浓几分。川渝人向来爱喝茶，坝坝茶更是刻在本地人骨子里的生活日常，街头巷尾的茶摊、茶楼、茶座随处可见。我原以为此番相聚，不过一场寻常的市井闲谈。

可如今的茶馆，早已不只是品茶歇脚之处，喝茶这份闲情里，渐渐掺杂了各式棋牌娱乐。扑克牌、么地人、民间纸牌，川麻、倒倒胡等各类牌桌摆满厅堂，哗哗啦啦的洗牌声、说笑争执声，成了茶馆最刺耳的背景音。

我心里惦念着地道的露天坝坝茶，一路赶往版画院，出门前还打趣问道：“太阳晒不？”顺着导航走到版画院广场，目光下意识投向人声鼎沸的区域。眼前一派热闹拥挤的景象，露天区域桌椅层层叠叠、挨挨挤挤。往来茶客围坐桌前，大多埋头打牌；有人凝神思索出牌，有人清点桌上零碎现金，满满烟火气中，裹挟着几分浮躁功利。我侧身穿梭在密集桌椅间，脚步匆匆四处找寻，时不时遇上茶客诧异的目光。

走进室内厅堂，凉风拂面，环境更为舒适，喧嚣声却有增无减。耳边麻将碰撞声、哄谈笑闹声此起彼伏。我心中暗忖：老同学素来文静内敛，喜爱读书，勤于写作，是偏爱清静的读书人，定然不会待在这股嘈杂的地方。我当即转身走出大厅，拨通电话询问她的具体位置。循着指引望向版画院刻有楹联的石阶，拾级而上，右侧又是一间茶馆，牌声依旧喧闹。几番辗转穿楼，终于见到故人。

老同学身着一袭蓝紫色嵌花旗袍，衬得身形温婉柔和；鼻梁上架一副厚框眼镜，身形不算高挑，自有一身从容雅致的气韵。腹有诗书气自华，数十年与笔墨书卷相伴，沉静、睿智早已融入眉眼举止，一颦一笑间，尽显知识女性独有的温婉风骨，在周遭喧闹的市井氛围里，格外动人。

随她步入里间小屋，屋内陈列各式

往事（组诗）

□王小泥

黄昏散步

黄昏漫步山林中，
清风拂面送香浓。
玉兰枝影轻轻曳，
七旬慈父意陶融。
夕照穿林抛碎金，
浓阴菌朵闪疏星。
遥观霞火连天处，
古柏苍松自峥嵘。
浮名俗利随风散，
心似晴空一片明。

暴雨

暴雨

我迎着启明星起床，
快速换上健身行装，
大步踏上步道，
来到体育广场，
看呵，满场晨练的人群，
他们来得都比我早。

初夏山中

曲径清溪翠意浓，
青葱白发两从容。
三声鸟语穿林过，
月上巴山夜几重。

夏初临古剑山

古剑名山诗未能，
渐从崖上翠痕生。
谁知一水烟波渺，
已任禅钟自写成。

吾夫

室有拙荆兼爱诗，
油盐柴米自撑持。
劳形哪得偷闲际？
春去夏来浑不知。

再遇儿时朋友

相对皆嗟鬓已斑，
举杯频碰难催眠。
重逢莫若不曾见，
只忆当时各少年。

自嘲

本欲裁诗上凤楼，
奈何笔底未封侯。
山中月浸春冬老，
不觉痴人雪满头。

金狮桥

千年风俗总难分，
夜至三更犬吠闻。
村郭山连烟火暖，
金狮只隔一桥云。

江岸随吟

漫看斜阳落水滨，
风流云散幻犹真。
昔曾豪语冲霄汉，
赠尔长空月一轮。

暴雨（外七首）

□姜义华

横山的早晨

□刘昌云

我打卡漫步横山街上，
街面整洁，又古色古香，
扑面而来的人间烟火味，
飘散在客盈门庭的店堂，
点上我最爱的早餐，
豆浆，鸡蛋，油条老三样。

我驻足流连山冈，
临风极目远眺——
峰峦轻裹薄纱，
松柏漫拥云岚，
禾苗青翠葱茏，
百鸟自在翱翔。

朝阳缓缓露出脸庞，
刹那霞光万道，
溪流漾起金光，
万物沐浴晨辉熠熠闪亮，
希望铺满大地，
崭新一日就此启航。

英雄的军队 人民的卫士

□包达前

八一南昌响枪声，
九十九年历艰辛。
井冈山上红旗展，
排除万难去长征。

英勇无敌驱倭寇，
三年横扫反动军。
抗美援朝御国门，
两弹一星保和平。

万炮齐发轰金门，
痛歼印军边疆稳。
珍宝岛上扬国威，
西沙之战树军魂。

铁马金戈胜越军，
建设华夏保太平。
碧波万里蛟龙守，
蓝天白云展雄鹰。

万里苍穹火箭军，
东风导弹震敌营。
人民军队忠于党，
世界安宁再强军。

